

Judith Schalansky

Der Hals der Giraffe
Bildungsroman



长颈鹿的脖子
——教育小说

[德] 尤迪特·夏兰斯基 著
叶 澜 译

“德国年度最美的书”(2012年)
das schönste deutsche Buch 2012

长颈鹿的脖子

——教育小说

[德] 尤迪特·夏兰斯基 著

叶 澜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3-5946

Judith Schalansky

Der Hals der Giraffe Bildungsroman

©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1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

©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, Beijing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颈鹿的脖子:教育小说/(德)夏兰斯基著;叶澜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10048-4

I. ①长… II. ①夏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99029 号

责任编辑 欧阳韬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16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25 插页 2

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048-4

定 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译者前言

格拉斯之后的德国文坛,似乎就很少有这样持久的热闹。尤迪特·夏兰斯基正以她的独到之处,平静而稳定地占据着一方天地,自2010年她的《遥远岛屿地图——五十座我还未到过和永远到不了的小岛》获图书艺术一等奖之后,2011年出版的小说《长颈鹿的脖子》再次获德国图书艺术一等奖,被评为“德国年度最美的书”(2012年)。小说出版当天,《法兰克福汇报》评价这本小说“一切都非同寻常”。直至今日,当人们深度解读之后,这“一切”的“非同寻常”仍然是人们推崇它的理由。这本书已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,我们一直能不时听见它、看见它,电台、电视台的阅读节目,书店的畅销书栏,话剧舞台,甚至地铁车厢里,这长颈鹿的脖子一直

长劲鹿的脖子

不动声色地伸展着。人们对这本书的追捧,似乎远远超出了作者自己的期待和承受力,以致近两年来,作者要不断地在热衷于她的读者面前朗读它,像牛,在咀嚼,在反刍。而当中国的读者正准备认识她和它的时候,年轻的作家竟以可敬的自省力决定:接下去的一年不再解读长颈鹿了,而是要立新的目标。好!长颈鹿性在她体内苏醒发作。她最终还是掉进了自己的陷阱。

好在我完成了或说开始了对她和它的阅读。可当我要把书交给我的同胞的时候,我想,究竟该交到谁的手里呢?是那些对社会和历史有着强烈责任感成天价评点江山的,在位和不在位的,得意和不得意的知识分子朋友,还是那些还处在逆反期又在上进着的课堂里的学生们,是那些更年期不期而至正纠结着的女性朋友或失落的母亲,还是渐热的心理学甚至追求实证的生物学学者?或者都可以?除了想读侦探小说和看警匪片,可以不必打开它,其余都有读下去的理由和意义。有理可

循,有据可考,有知识可学,更有情意缱绻,亦不乏黑色灰色幽默。想象力和精确度都不同凡响。书,究竟有多少意义才值得译和读,我认真译完,不悔。

一个八〇后的女作家,出生于前东德,生活在大都市柏林,以水母般独特的触觉,全方位吮吸和释放着对东西德变迁的时代与社会的感知,以女孩、女人的视角,细腻却毫不柔弱地诉说故事。这种感知和叙述,深刻到让人忘记她的年龄和性别,甚至忘记她的国别,书,便有了它自己的生命意义,像那棵银杏,活了,还都是宝。读,有益。

事实上,译文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,自己感到的不是如释重负的轻松,而是伴随着音乐和画面强烈震撼下的感动。用感动一词,是因为究竟要说明怎样的一种感情,依然不能确定,只是借此表内心复杂与长久的触动。此时的我,站在英格·洛马克的后面,远远望着目视前方的她,成了她的知己、同事、批评者、观众。影片结束,光和音响的效果,终于可以让这么长久的内心独白的画外音隐

长劲鹿的脖子

去,只任这眼前的情景占据所有的感官,可以长长舒一口气。

这样的结尾,是在诚惶诚恐中能看到的最好的结果,本来想,她也许疯了,也许遭遇车祸,也许更糟,至少是晕厥过去,总之那是个绝不寻常的命运,因为她的纠结是如此之深,不能自拔。可当这一切归于平静后回望,能感同身受于周遭的众多熟人同事或任何一个路人,洛马克不就是你我他她吗?这几乎符合任何一本文艺理论教科书对典型形象的定义,作为小说人物所能承载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。一个熟悉的陌生人。现在,夏兰斯基把她的洛马克介绍给我们,她的命运、她的个性,通过她的故事,让我们认识了,就无法忘记,喜欢也好,不喜欢也罢,她就在你的生活中,离不开了。

刚接到这本小说,粗粗翻了几页,主人公的中学教师身份,故事主要发生地学校教室,定义为教育小说的副标题,以及指甲划过黑板,开学第一堂课的安排等一些细节,就有了一种熟悉的亲近,加

之简洁的语言,机灵的描述,我很快就决定接受它。可当真正进入翻译的时候,却禁不住一次次后悔:一方面,大量的复杂的生物学概念、专业名词,超出普通大辞典的词汇;另一方面,语言简洁到缺乏说明,缺乏连接,需要仔细体味,反复研读,才能找到合适的词。起初,对于专业词汇的引入,我多少有点理解为年轻作家年少轻狂的故弄玄虚,可当读完整部作品,不得不理解到这对于人物以至生命及其生物环境的更多思考的意义;简洁短促的用词,为读者带来的是德语的另一种风格,清新的,却是深刻的。我们不得不敬重这位年轻作家对人生甚至人类的深刻思考和洞悉,不得不对这本并不太厚的小说的辛辣笔触和言语节奏心存感谢,它是那样让人有快感地有所进步。我对自己有过的辛劳感到了深深的愉悦,我庆幸自己中途没有知难而退。

主人公生物教师的身份,涉及到众多的小到果蝇大到长颈鹿的生物,以长颈鹿为标题,表面阐述着进化论,却同时以无数的生物现象去颠覆它,她

长劲鹿的脖子

以课堂语言对学生述说为吃到最高最后的叶子而不断生长的脖子，寓适应对生存的意义，构成了小说的主线，而与她平淡相处着的丈夫执着孵化和培育的鸵鸟，起码也是个主要配角。不断进取求生存精英长颈鹿与在哪儿都能生存的鸵鸟，究竟谁更具意义，或是否真要表现出这种意义，是作者的思考也是存疑。当我和作家本人明确讨论这一点的时候，她的答案相当地明确：不置可否。

你最好一口气读完这个故事。全篇的视角可以说是单一的，主人公洛马克的所见所闻，更多的是她的所想；场景简单，课堂，教师休息室，校园，校车上，回家途中，丈夫的鸵鸟养鸟场。全篇除了课堂内容，她并没说过太多的话，但她一刻不停的内心独白，近乎梦呓和痴语，勾画了她自己一生和家庭状态：年轻时参加过学生运动，父亲在她三十岁时车祸身亡，母亲不能接受这样的惨痛打击，不久也过世。她自己唯一的女儿克劳迪娅，现在三十五岁，生活在美洲，已多年不见；丈夫沃尔夫冈，在和

她组成家庭前,有过家庭孩子,已久不联系,唯一热衷的是养育鸵鸟。她的生活环境,是原东德和东西德合并后的梅前州^①。这儿土地开始荒芜,人口下降,孩子越来越少,学校面临关闭合并,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岗位,客观上面临裁减威胁。而一些突发事件,却要她不得不立即离开。一生清醒,刻板,内心复杂,说话简短,呼吸急促,直到这一刻,独自一人站在草地上,眼前只有动物,只有光和舞台般的画面。

对进化论的接受基本成为了这个女教师的思维方式,在毫不做作的下意识里,在经历某种现实外力直接打击,如同事的冲突,校长的训斥后,在面对学生的庄重时刻,直接外化出来的严肃情感,她都在强调着,甚至不失尊严地教导着孩子们,生活的态度决定生活的品质,最终决定着生命结构。这样的长颈鹿逻辑使这样一个女人不时显出严格、自律、自尊,也有些苛刻呆板甚至冷酷,恪尽职守,恪

^① 梅克伦堡-前波莫瑞州的简称。

长劲鹿的脖子

守普鲁士道德,即便在风雨飘摇中走向职业末日的时候。不理睬轻佻的玩笑,不阿谀奉承,不迁就同事和学生,鄙视和学生套近乎的行为(斯万妮克),对青春期的孩子们横竖不顺眼,洞察所有把戏和自然行为(公车上的学生),对世人优胜劣汰的居高临下的态度(路上迎面走来的陌生女人,邻居汉斯);当这态度同样对自己,对家人,尤其是女儿时,不得不使女主人让人讨厌却又充满悲剧色彩。对进化论一生的诠释,却难接受自己命运多舛的状态,几十年讲解着生命的形成,却不解自己命运的密码。而此刻,连唏嘘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女儿克劳迪娅,从没正面出现过,只出现在主人公的回忆画面中,却似魂,似网,无处不在,在课上,在回家的路上,在车里,几乎在任何场景中,洛马克想到这个女儿的点点滴滴,瘦弱苍白的把自己封闭在屋里的小女孩,长大了去美洲读书一去不回,和一个外族男人结婚,说着她不熟悉的语言,也不生孩子,尤其是洛马克在受到校长训斥和遭遇辞

退后的一节体育课上，面前是孩子们的球赛，大脑中完整浮现女儿小时候在自己班上，在她的面前倒地哭泣，而她自己置之不理，首先顾及“自己是老师，然后才是母亲”。这一幕在此时出现，近乎疯狂，令人崩溃，作为母亲的痛，在这个更年期的女人即将失去职业的那一刻，让人彻底失去了安慰她的语汇。她的母爱失败了，没有了对象的空洞和疼，这是爱？内疚？怨？无奈？这里是自然还是反自然？生物不按生物规律发展了，克劳迪娅就是不生孩子；自己的生物行为也无用了，她根本不能作为女人、母亲行事，她无法控制一切。也许这就是自然。女儿是她额上暴起的疤，随时可见，气候一变，浑身血流稍稍一热，疤痕就会突显。这集中体现了她的矛盾。自己一生都在强调的，适应就是生物的根本，而自己如何适应？她看到的是，一切变化的无可奈何，德东地区的萧条，人的颓废，气候变暖，物种灭绝，自身更年期。她又要为一切辩护，没有变暖就没有生命，此物种灭绝，就有他物种出现，这

长劲鹿的脖子

个制度过去,新的制度就来。谁比谁更合理?执拗、理性、反思、神经质,洛马克老师从三百七十万年前的生物到细胞变异病毒发生,视角和感受的丰富,让人大脑信息容量大增。

思维的极端跳跃,大段的内心独白,作者在写法上,让我们获得强烈的蒙太奇画面感,不用想着乞力马扎罗的雪,不用想着海上独自拖着鱼骨架的老人,就在教室和它的周围,作者在情与景的描绘上,自如挥洒,眼前的现象,历史画面,内心活动,真实的事件,全然不做分别,说到哪儿就到哪儿。因为一切只依据所想的。没有说明。常常是主语不用名词,只用代词,而代词不分她或它。此间唯一的连贯性,是洛马克的内心。你要读懂它,只能和她共呼吸,进入她体内,或让她进入你的心里。如此亲近,不分你我,就像读自己的日记,有时甚至省略到不想让别人看,只为真实记录自己的思绪。在翻译的时候,这样的窘境,就只能如实照搬,并不敢越俎代庖,画蛇添足。宁缺明了,不失风格。

另一突出的特点,小说大量的短句,短语词组,有时只是个名词性短语,不用动词,有时一系列的动作,只是几个独立的动词,没有连接,没有主宾,甚至在描述一个人一连串的活动时,用的依然是短语。除了出于同样的目的保持着一致风格,更体现着主人公干练,寡言,冷静甚至冷淡的个性,说是小说,有时更像是读剧本,一个用于导演场戏的脚本,画面布景感很强,人物表情体态动作要求清晰,戏一场接一场,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导演意图的同时,感觉他个人面容的冷峻。这种简短的词作为叙事手段,一反常见的德语以完整缜密见长的风格,让我们在诗化的氛围下,如此耳目一新地直接感受它的细致和犀利。

此外,作者对人物感性的把握,语言手段的洒脱利用,还体现在标点符号上,用句号多,在很多一般会用逗号的地方用了句号。干脆果断。而在许多问句结构后,却不用问号,用句号,问,并不求答,彰显人物内心的特立独行。

长劲鹿的脖子

在翻译中，只能竭力和着节拍，保持语言的节奏，素面朝天，入戏。虽不能於鼓、於竹、於丝，声声入扣，但求质朴不变，音韵犹存。

小说背景置于一个变化中或变化后的乡镇土壤里，德国东部经历了大变革的岁月，有过我们特别熟悉的语境，无论经历米丘林试验田、李森科生物学还是类似学生下乡义务劳动，留下的痕迹不是暂时的，如冰川纪之于大地，语言和思维方式上烙印已深深嵌入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翻译成中文是这本小说该有的去处。任何经历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和社会里，大浪淘沙。作者曾经这样谈论主人公洛马克，她该是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的孪生姐妹，同时代，同样的土壤，可一个适应了今天，一个一直无法适应。而今，洛马克身居何处，我们可以找到她的。

译稿完成后和作家一次见面时，她带给我一本新出版的小书，书名《乌鸦》，是一个记者写的文学体纪实科普读物，小书很精致，全黑，连书的顶部的边也是黑色的，像乌鸦，她说她喜欢。我看着这本

很不俗的小书,不知如何评价,此时我的内心绝对地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,料着读者对颜色的喜好和乌鸦的认可,肯定和她不一样,可这就是水土,就是文化,不过,我坚信这不会影响对智慧与思想的钟爱和精美之品的欣赏。此书亦然。

我对本书的努力和得到的愉快,一切缘于我先生和孩子的精力和才智的全面支持,没有他们,便艰难得多。韩瑞祥教授的支持信任和鼎力协助,使我有缘与此书结识。一并深深致谢。当了面,我又不会说出感谢之类的话,恐有染时下颇盛之风之嫌,我认识的他们,对此皆嗤之。

叶 澜

2013 年 7 月

自然界家产^{*}

“坐下，”英格·洛马克说，全班坐下。“把书翻到第七页，”她说，全班学生便把书翻到第七页，之后开始学习生态系统，自然界家产，物种之间、生物体与环境、群体和空间的相互依赖关系。从混合林的食物网到草原上的食物链，从河流到湖泊，最后到荒漠到浅滩。

“你们看，没有谁——无论动物还是人——能够完全独立生存。生物之间保持着竞争。有时也会有诸如合作的东西。但很少有。一起生存最重要的方式是竞争，以及强盗和猎物的关系。”

英格·洛马克在黑板上用箭头连接着青苔、地

^{*} 原文为 Naturhaushalte，也有“自然之各种成分”、“自然家务”和“自然的家政”等译法。